

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及其可行性发展研究

邱璟章苗

(南昌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5)

摘要: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且意蕴丰富的民族文化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了不同民族文化群落的精神个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及其可行性发展进行研究就是在强化对本民族文化基因的认同,为了唤醒本民族群体性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本文总结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并就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和可行性发展进行了具体阐述,希望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江西文化产业重要生力军做出贡献,在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同时促进江西文化产业以及经济水平全面提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概念;发展现状;可行性发展

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是我国的重要战略设计,在区域建设中发挥文旅产业价值,就不能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文旅产业的支持作用。江西自古人杰地灵、水草丰美,自然孕育出了丰富而富有内涵的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更是有上百项。为了加强相关项目的文化建设,进一步繁荣江西文旅、体育等经济产业,需要对江西省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现状和可行性发展研究,明确相关非遗项目的文化价值,使它们融入各类经济产业中而达到保护和稳定传承的效果。以下围绕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行性发展做详细论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

(一) 文化遗产

从基本概念上分析,文化遗产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其中,有形文化遗产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包含了历史文物、历史建筑、文化遗址等,而无形文化遗产往往没有统一的标准规定,各类实践、表演、艺术形式等都可以视作文化遗产。从基本内容上分析,文化遗产又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其中,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定艺术、科学和历史价值,包含了古代遗址、古代建筑等可移动的文物,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指代各类以非物质形态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外在表现形式,主要有民间文学、传统手工艺等等,甚至地区文化也包含在其中。截止目前,我国已经有了多项世界文化遗产,它们都曾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并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是日本学者提出了“无形文财”的概念,并逐渐演化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我国学者对于非物质文化的研究长达数十年,还衍生出了两种普适的观点:

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按照这样的划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种类繁多和意蕴丰富,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自然知识、传统技能等都可以视作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此笔者也十分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形容,其往往以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意识形态和精神内质示人,而这也是我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和民族个性所在。

二、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现状

(一) 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1. 种类丰富

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种类丰富,四级名录完整。首先,江西民间文化历史悠久,厚植人民群众、积淀人文底蕴,相关省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历史价值、经济价值、审美价值等均较高。其次,存量大而异彩纷呈,通过近年来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四级建档名录体系,为后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传承和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2. 品类齐全

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品类齐全,呈现出较强的地域集中性与文化差异性。首先是集民间演艺、手工技艺等为一体,主要分布于南昌、九江一带,相对来说地域性较强。其次是与赣鄱传统文化息息相关,许多非遗项目也极具地域文化特质,体现较强的地域文化依赖性,因此也使得不同非遗项目间衍生转换能力较弱。

3. 影响力不足

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只有少数项目知名度较高,因此整体上影响力较小,具有特色产业化的项目更是难得一见。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景德镇瓷器、樟树中药材民俗、南昌瓷板画等,但这些项目与我国其他同类优势品牌项目相较还是缺失了一定影响力。尽管景德镇瓷器、樟树制药等颇具辨识度和知名度,但江西非物质文化资源在整体上依然呈现出影响力不足。

4. 发展现状复杂

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呈现出濒临消失、发展缓慢和产业开发三种状态并存的局面,一些知名度较高,类似景德镇瓷器、樟树制药等手工艺经过市场运作和包装,现已经融入市场发展进程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活力。而其他品类的非遗项目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九江山歌、西河戏等演艺艺术品类已经因为距离现代生活较远面临消亡困境,更是鲜有年轻人学习和传承相关品类的艺术形式;与之命运相同的还有萍乡湘东傩面具、湖口草编等民间美术形式,也多由于传承人年纪较长后继无人而难以以为继,一度走向低迷和衰退。也就是说,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较为复杂,现阶段呈现出了三种状态并存的局面。

(二) 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

1. 历史传承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主要依靠世代代的继承人将其发扬

光大,一旦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就极有可能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殆尽。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的传承而得以延续,以文字、语言、音乐、舞蹈及其对应生产方式、日用品工艺、传统手工技艺为表现手段的多类非遗项目,更是需要人的承接和使用才能够发挥出价值。甚至一些非遗项目已经通过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打上了家族烙印,通过祖祖辈辈以文字教育、亲自传授而得以延续,使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得以面向世人。樟树制药突出了对中草药材的采摘、炮制等,还能够通过药膳、药材的售卖形成全面产业链,折射出了樟树几百年来传承和创新,更是建设出了极具地域特色、人文风情的非遗风采。而景德镇瓷器自古闻名,现已经通过产业链的方式使许多出自景德镇的瓷器得以走进千万家庭,推动了我国文化产业的现代化和特色化发展,非常值得后人去关注、去探讨,去实现对非遗项目的世代传承和创新。

2. 社会性

每个民族都有他们独特的文化传统,而地方非遗项目更是继承了独有的地方特色,体现出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差异和多样性、社会个性,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都具有一定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社会价值正是非遗项目依赖人类社会活动中各民族文化群落集体智慧的产物,又依附于各类社会性实践活动得以价值实现和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于社会基础生活中,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活、社会关系等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和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其是相互作用形成统一的人类社会格局,进而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景德镇瓷器为例,它是世代景德镇人民在长期手工业制造过程中积累凝结而成的智慧,也呈现出景德镇文化社会的独特面貌,对于当地社会传统文化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3. 地域性

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起源于特定区域,是对应地域群体、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凝结成智慧结晶,且在地域范围内具有传播意义和价值,进而能够依赖自然环境、人文素养的传承实现传承与创新,即地域非物质生态文化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不仅依赖特定区域、特定环境生成和发展,其品类、存量、规模等也受地域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因此也可以说地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和发展的依赖因素。与此同时,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起到一种宣传和推广作用,能够让外界知晓地域特色文化和情感思维、价值观等等,从而能够形成对外宣传的一种媒介。以兴国山歌为例,它依赖兴国县地域文化和自然环境生成,人们只要听到兴国山歌,就能够自然联想到兴国县的自然风貌和人文风情,也就自然能够起到宣传地域文化和生活形态的作用。

4. 活态流变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充分体现出了民族传统个性的文化流动性特质,即不脱离不断变化的人类或集群生活、生产方式,在遵循生态发展的基础上演进和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活态流变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既有语言、演艺艺术、手工制作,也有文化习俗、人文风情等等,它们的共同内涵特征就是通过特定社会性活动展示给世人。与此同时,相关非遗项目的发展还受到传承人、传承方式、传承区域等影响,使得不同项目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可能发生各式各样的变化,这一特

性也是无法避免的。再如景德镇瓷器,其是景德镇居民长期积累而来的制瓷经验,但技艺也会随着经验积累、科技水平提升而进步,进而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体现出更多时代性和先进性,通过对于新技术和材料的引进,也能够大大优化景德镇瓷器生产链,实现制瓷的更新和发展。

三、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行性发展研究

(一) 加强组织领导

科学规划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前提,也是保障相关手段能够顺利生效的必要举措。对此,各地方政府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建设,积极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领导小组,进一步落实对于非遗项目的保护、抢救、创新等工作。尤其针对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小组,要明确各类非遗项目,并进行一系列深度调研和走访工作,可采用分类建档、层次利用、产业带动等模式,在遵循教育用途或非娱乐性用途的情况下指导非遗项目的改造和创新。我们要积极与相关领域学者、专家进行研讨,明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总体目标和思路、保护内容及范围、分级分类保护标准以及具体保障实施步骤和措施,进一步对现有资源类型、产业形态等做模拟运行和预测,同时做好紧急预案。这样一来能够制定出符合当下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特色的保护和整体性规划,如果能够通过各种审核落到实处,也会初步按照预测执行并实现产业的生态化、现代化发展。

(二) 加强责任制度

健全目标责任制至关重要,是保障各项非遗项目顺利保护利用的整体性规划,建立职责明确和分工协调的工作机制有利于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产业化和结构化。既然明确了地方非遗项目管理小组,接着就要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责任分担和责任追究制度,同时明确相关通报公示制度,将对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行性发展纳入各政府相关部门职能范围和绩效考核中,以此督导各地方政府积极开展相关建档分类、方案策划、管理执行等各项工作,将非遗项目与地方经济产业、文旅产业等融为一体,使得经济水平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同时上升,使其上升成为各地方政府相关工作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在此基础上还要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明确各个部门不同的职责和权限,让责任制度和追究制度共同督促各个部门配合工作,厘清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可行性问题,预防和杜绝出现对问题的审视不清、手段不明,以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效率提升进一步推动非遗项目的传承和创新一步步落实。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和利用过程中出现问题而无人负责和解决的现象,也避免多头管理出现的意见相左和矛盾冲突、责任推诿等。

(三) 构建文化产业

构建文化产业体系十分关键,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也必须依靠产业体系化发展传承和创新,如景德镇瓷器、樟树中药材等优势项目也初步完成了产业化转型和升级。针对景德镇瓷器,未来还应当扩大日用、卫生等用途,进一步扩大瓷器的使用场景与市场;针对樟树中药材,未来还应当培养产业集群化,进一步提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宣传力度,使得樟树中草药避免陷入重复竞争造成的恶性循环,进一步落实一次性产业转型和升

级。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进一步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空间,以革新技术、材料等方式改良手工技艺,而对于其他品类的非遗项目来说更是要做到高标准和严要求,争取通过改造和再利用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得以传承和创新。第一,借鉴“学习班”改变师徒、父子传承模式,突破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管理方式,汇集更多想要带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发展的 高素质人才;第二,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出资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提高对相关人才培养、产业升级的专项资金,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多元化、现代化发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以另一种形式传承下去。第三,完善相应配套服务,在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项目化、产业化发展的同时,探索利于生产、储存、分配、服务等产业链的全面转型和升级,使得非遗项目能够拥有先进的现代化管理体系支持,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真正得以传承和创新。

(四) 构建文化品牌

除了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外,我们还有必要打造相应文化品牌,进一步拓宽文化产业链,助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富有创意、附加值等特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有机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他们本身也具有一定经济和品牌属性,如果能够有效利用这些特质培养良好的品牌形象、企业文化,定能够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使区域特色文化品牌获得更多有效支持。如特色手工制造业、特色医药业、特色餐饮业等都可以是非遗项目推进建设的可行性产业。江西萍乡莲花传统菜肴业就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莲花血鸭”烹调技艺为依托,近年来产业发展迅速,一度成为赣西萍乡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功产业化的一个特色区域品牌。与之类似的还有很多,手工制瓷、民间美术、民间风俗、民间音乐等也是值得建设文化品牌的重要产业链,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集群+文化品牌”能够有效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扩大非遗项目保护和利用的影响力,进一步实现对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

(五) 适应市场经济

随着现阶段社会经济产业的转型和升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成为新业态、新经济增长点,还必须依托现代化产业进一步优化运作和管理模式,通过适应市场经济来适应新时代人们在各方各面的需求。一般情况下,大多数非遗项目都不具备现代文化发展方向,甚至也有一部分人称之为“土俗”。想要摆脱此类标签和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链和文化品牌建设就必须适应现代文化市场的消费需求,这不仅为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链和品牌建设带来了困难,似乎这一问题在全国非物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中都至关重要。对此,我们应当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产业进行融合,将现代社会审美、价值等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消除大多数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产品和周边的刻板印象,以丰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表演风格等,实现对文化产业、文化品牌的开拓和建设,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搭乘文旅产业创新发扬光大。

四、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各地方政府应当积极响应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号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促进其与现代化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以期重新焕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具有文化、科学、历史、美学、经济乃至社会价值,对于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的研究和可行性发展观点的提出,能够为各地政府、管理部门与群众提供更多线索,进而能够使他们形成合力构建出较为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助推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当地文化产业的有机整合。

参考文献:

- [1] 桂美娜,苏婕,吴林,刘文韬,陈亚琳.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及其可行性发展研究——以赣南采茶戏为例[J].市场周刊,2019(03):53-54.
- [2] 令狐代文.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中国文艺家,2019(10):85.
- [3] 邓梦铃,陈旭,罗锋,李刚.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衍生品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综述[J].质量与市场,2020(04):60-62.
- [4] 谈国新,何琪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研究现状、现实困境及发展路径[J].理论月刊,2021(09):87-94.
- [5] 叶鹏,周耀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的现状与发展[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3,22(11):9-12.
- [6] 刘德龙.坚守与变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的几个关系[J].民俗研究,2013(1):5.
- [7] 杨亚庚,陈亮,贺正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探索[J].东南学术,2014(1):8.
- [8] 曾芸.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与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3(1):9.
- [9] 黄燕萍.非物质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与本土设计创新研究[J].艺术品鉴,2020(05):48-49.
- [10] 张兴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发展历程[J].科技资讯,2019,17(14):213+215.
- [11] 宋俊华,王明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现状与问题分析[J].文化遗产,2015(06):1-9+157.
- [12] 张建强,李佳琪,杨坤燕.文化旅游开发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以景德镇陶瓷文化为例[J].教育教学论坛,2020(39):97-98.
- [13] 王志平.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产业发展研究[D].南昌大学,2013.
- [14] 刘明阁.论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J].江汉论坛,2012(10):119-125.
- [15] 郑克强,王志平.产业结构服务化与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J].求实,2011(11):53-57.

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2019年)规划项目:让赣鄱文脉永续——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创新研究(编号:19YS01)成果。